

西北大学

研究生毕业论文摘要汇编

(1981、1982届)

文科版

西北大学科研处

目 录

中 文 系

- 吴越春秋校注 曹林娣 (1)
《战国策》的编写和纵横家言论的演说风格 邢天寄 (7)
陈子昂研究 韩理洲 (11)
王昌龄诗校注 李云逸 (19)
论韩愈的诗 阎琦 (23)
李白诗歌思想综论 薛天纬 (27)
试论苏轼词的艺术风格 陈华昌 (33)
元代杂剧二论 费秉勋 (37)
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 王富仁 (41)
论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质 阎庆生 (46)
鲁迅早期思想初论 李鲁歌 (49)
鲁迅“艺术真实论”的独立特征 余宗其 (58)
英国浪漫派文艺思想初探 罗纲 (61)
试论作家艺术风格的形成问题 黄放 (65)
延川方言虚字初探 张崇 (69)
短篇小说结构论 高尔纯 (76)
试论孙犁小说创作的意义 李永生 (81)

历 史 系

- 汉代酿酒业探讨 余华青 (87)

| | | |
|------------------------|-----|-------|
| 论秦汉时期的畜牧业 | 张廷皓 | (90) |
| 论东汉门阀的形成 | 周天游 | (93) |
| 秦仕进制度考述 | 黄留珠 | (98) |
| 试论汉代自耕农的社会地位及其与地主阶级的关系 | | |
| | 吕苏生 | (104) |
| 论先秦的“道” | 董英哲 | (108) |
| 孟子思想的若干研究 | 田正利 | (113) |
| 陈确哲学思想研究 | 任大援 | (116) |
| 麦卡锡主义的兴衰及其原因 | 张红路 | (122) |
| 略论唐代的漕运 | 杨希义 | (127) |
| 伊犁交涉与资本主义列强 | 董志勇 | (132) |

经 济 系

论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在我国现阶段

| | | |
|---------------------|-----|-------|
| 条件下的实现形式 | 魏 杰 | (135) |
| 中国就业问题初探 | 李忠民 | (140) |
| 关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市场的基本理论问题 | 宋 则 | (145) |
|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探索 | 张宝通 | (149) |

吴越春秋校注

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曹林娣 指导教师 刘持生教授

总 目

一、前 言

二、凡 例

三、吴越春秋目录

四、正文、注释及校勘记

五、附 录

(1) 关于吴越春秋的作者及成书年代

(2) 吴越春秋佚文(清王仁俊等辑录)

(3) 历代书目著录及提要

唐魏征等 隋书·经籍志

宋晁公武 郡斋读书志

明胡应麟 九流绪论

清姚际恒 古今伪书考

近黄云眉 古今伪书考补证

近张心激 伪书通考

清纪昀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近余嘉锡 四库提要辨证

清 天禄琳琅书目

(4) 前人刻本序跋

元大德本 吴越春秋序

明邝本钱福与谦 重刊吴越春秋序
清王謨刻 汉魏丛书本跋
日宽延二年刊本曾原题 题吴越春秋首
清钱谦益 编云樓題跋
明刻本·清顧廣圻跋(手书)
明刻本 清翁同和跋(手书)
秘书廿一种 吴越春秋考

(5) 图表

吴越世系表(据史记)

附：吴地记载吴世系、竹书纪年载越世系、吴越春秋载吴越世系表

吴越春秋叙事与史传对照表

梅里全图(参阅本书卷一)

禹陵图(参阅本书卷六)

春秋楚、吴、越地图

《前言》摘要

一、作者赵晔简介

据《后汉书·儒林传》赵晔本传及其师杜扶的生平行事，推算赵晔约生于公元十五年顷，主要活动时期在东汉前期。晔为东汉经师，所著曾为蔡邕所激赏，学识才华与王充并称，精于谶纬妖妄之学。晔撰此书是旨在讥刺劝儆，还是纯为矜其故都，不可断知。考东汉学者有钞撮旧史自为一书之风，晔撰此书，亦合当时文风。

二、《吴越春秋》的思想价值及其局限

本书反映了治国安邦的根本问题，具有较高思想价值。书中较客观地揭示了统治阶级人物灵魂的丑恶，谴责了统治者的残暴，歌颂了对残暴统治者的反抗和仇报，同时也歌颂了人民群众勇于主持正义、反抗暴力的精神。但弥漫全书的迷信思想、因果报应、谶纬神学等封建思想糟粕显然冲淡了本书主题思想的积极意义。

三、《吴越春秋》的艺术成就及其影响

本书与其说是中国方志之权舆，不如称其为中国演史小说之祖，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应占一席之地。

本书的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它塑造了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伍子胥堪称中国小说人物画廊中出现得最早的艺术形象之一，越

王勾践是书中刻画得较为成功的另一形象，范蠡功成身退、深谋远虑也给人以深刻印象，吴王夫差的形象也没有完全成为漫画式的。

本书的艺术成就也表现在故事情节的曲折有味上。著者在运文谋篇时作过惨淡经营，因此，全书结构已初具后世演史小说的轮廓。首先，本书有一根以主要人物的活动为核心的叙事主线，绳墨之外，即加刊弃；其次，本书虽不完全摒弃史实，但不为史实所拘泥。或有意曲写，或补缀改铸，或肆意敷衍，或联缀片断，合聚散逸，显得吞吐自如，不与史传比勘，并无痕迹，基本符合艺术真实；再次，本书在叙述史事时，往往加上不少枝节，穿插一些奇闻遗事，铺叙一些野史逸闻，与后世演史小说相类。

本书的艺术成就还表现在它的语言特色上。全书语言俚而显，具有较浓郁的民间风味。文中抒情言志，大都用韵语，有时韵散相间，在单行奇句中，间用骈词俪语，有的地方还用韵语来绘声状物，具有说唱文学的特色；书中有十多首俚语歌谣点缀其间，于粗糙简朴之中，具有一种深刻的表现力；另外书中还适当运用夸张、比喻、排比以及寓言式的隐语等修辞方法，使语言生动形象。

吴越春秋作为历史小说，仅处在胚胎萌芽状态，它的艺术是粗糙的，写作技巧还很原始，尤其是史的面貌和迷信荒诞成分，大大影响了它的艺术性。

但此书对后来的文学创作，特别是与小说、戏剧、民间文艺的关系很为密切。子胥复仇、勾践尝胆、西施美人计等故事流传不衰，成为历来的传统文艺。

四、著录与版本

《隋志》、新旧《唐志》、《郡斋读书志》、《通考》均在杂史类里著录《吴越春秋》十二卷，《宋志》移入别史类，已作十卷，清修《四库全书》列入史部载记类，十卷。此为《吴越春

秋》一书历代书目著录之梗概。

《吴越春秋》版本，据著录，最早的有宋嘉定甲申新安汪纲与《越绝书》同刊本，载昭文张金吾氏《爱日精庐藏书志》。另有影宋钞本及乐意轩翻宋本等，今俱不见。而《天禄后目》载宋绍兴十年刊本，《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已辨其为书贾以大德本作伪，非宋本。余所能得见的最早版本为元大德十年刊本，有徐天祐音注。另有明、清复元大德本及清、民国复明《古今逸史》吴琯校本。有明万历丙戌武林冯念祖重梓于卧龙山房本，明弘治十四年邝廷瑞、冯弋刻本、《涉闻梓旧》本、《隋庵徐氏丛书》本、《龙溪精舍丛书》本、《广汉魏丛书》本、《汉魏丛书》王漠刻本、《秘书廿一种》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丛书集成初编》及《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影印《古今逸史》本、《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日本宽延二年刊本等。

清初清谨轩钞本不分卷；《汉魏丛书》本、《古今逸史》本、《廿一种秘书》本、《吴越全史》本，日本宽延二年刊本皆并十卷为六卷；余皆十卷本。

五、音注及其他

旧来音注此书者，唯南宋徐天祐。天祐为宋嘉定三年进士，今元大德十年刊本后题识云“大德十年丙午三月音注”，距嘉定三年已达百年，似不可能，天祐所作音注应在宋时，元大德十年或为刻音注时间。元大德本旧序作者似亦不当为徐天祐，《四库提要》及余嘉锡所见旧序都不著名姓，与今见大德本异，暂存疑。

天祐所注尚略，未及详辨者甚多。清蒋光熙、顾观光、卢文弨、俞樾、孙诒让及民国徐乃昌等人曾为之校读，刊谬补正，多所是正，然语仍有舛误不可训知者。

本校注吸取前人成果，进行标点、校勘和集注。

附录：关于吴越春秋的作者及成书年代（摘要）

由于今传本《吴越春秋》与赵晔原书卷帙不同，又隋唐二志及《读书志》、《通考》同时并载有晋杨方撰《吴越春秋削繁》五卷、皇甫遵撰《吴越春秋传》十卷，遂疑今传本非出赵晔之手，而出方、遵之手或为汉晋间人伪托。

经考，方、遵之书皆晔书而非别撰，今传本为皇甫遵传晔书本。而汉晋间人伪托说则破绽尚多，不足释疑。

据赵晔的活动时期及其对时代特色，核之本书反映的意识形态、历史典实、避讳制度等均相契合，又以书中故事形成情况及同时代作品证之，今传本作者应为赵晔。本书写作年代约在东汉明帝时。

《战国策》的编写和纵横家言论 的演说风格

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邢天奇 指导教师 刘持生教授

《战国策》一书，不但对于研究战国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在文学史上也占据着显著地位。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和刘师培《论文偶记》都曾明确提出纵横家说辞的文学特征和对战国一代文风的巨大影响。本文即试图从这一角度对《战国策》一书重新认识并打开研究纵横家派的思路。

全文共分三个部分。

一、本文认为，《战国策》一书的编写意图和体例是探讨纵横家思想、辩术和演说风格的一个入手处。它主要表现为对该书基本性质的确认问题。刘向、班固以为是成于众手的史书，宋代晁公武、清人顾广圻却将其列入“子类”“纵横家”中。古今于此颇有争论。然而都似有偏颇：一是没有重视和联系纵横家言论“恃弄丸之辩，夹飞钳之声”^①，“深于比兴”，“长于讽喻”的特点，而这种特点必然会在《战国策》的编写意图和体例安排上有所体现；二是争论者往往纠缠于子书或史书的抽象概念，以名正实，削足适履，很少从实际内容进行考校。笔者则从以下四个方面说明《战国策》是秦汉之际纵横家派人物为研习游说术而编写的一部言论集。

1、刘向辑成的《战国策》，体例的依据是“有国别者八篇”。其他尚有六种写本，不一定都是国别体。其中有名为《短

长》、《长书》、《修书》者，书名显系策士游说技巧的概括②。《史记·田儋列传》索隐释“长短说”云：“言欲令此事长，则长说之；欲令此事短，则短说之；故《战国策》亦名曰‘短长书’是也。”颜师古《汉书·张良传》注：“短长之术兴于六国之时，长短其语，隐谬以相激怒也。”张晏曰：“苏秦、张仪之谋，趣彼为短，归此为长，《战国策》名短长术也。”因此，六种写本中，必有以游说之术为纲进行编纂的体例。

2、《战国策》一书在史上，自相矛盾，前后抵牾之处甚多。最著者如张仪、苏秦的连横合纵说辞，即为系统的夸张的拟作，可见编写者不以详谨的信史为已任。至于书中毕竟记载大量史实，乃纵横家置身政治军事斗争之中的就近取事而已，亦所谓“托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名”也。

3、《战国策》以记言为主，叙事极为简略。以叙事为主之文仅五、六篇，且如《荆轲刺秦王》乃后人“以《史记》之文入焉”③。其记言，着力于策士的悬河之论和洋洋动听，不甚理会事件的是否完整。作者的着眼点始终都在事件各阶段、各方面策士的判断、逆料和谋划，很少横向联系和纵向发展的交待。

4、《战国策》编选说辞，对于结构旨趣相重复的文章，记载细琐闻的小说故事，以及战国各家各派的论辩言论，凡可资助游说者都予选录。笔者举十余例说明这些都统一于编者对于游说术的探讨。

由以上几点看来，《战国策》的编写方法是就近取事，细大不捐，对于各家也是“师辞而未必师其心”，体例大约象韩非《说林》、《储说》那样比事连类的写法，编写目的也就是为研究和传习游说技巧的了。本文由此把握《战国策》全书一律、自成一体的全貌和它内部的有机联系，解释了自来认为《战国策》“不皆实录”、“思想混杂”等问题，进而讨论纵横家的游说术和演说风格。

二、纵横家的游说术，善于揣摩人情和量度时势，注意到事

物的两面性，力求掌握事物变化的契机，尤善用寓言、故事进行类比说理，具有极大的煽动性。敏感于战国社会乃至自然界中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现象，用以比类解释人和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种指导思想使纵横家随心称说而“不逾矩”，以意逆之而不隔膜。洞晓人君的心理活动，因人设辞地驰骋其说。但是，也正是由他们对于“人的本质”的这种认识，使他们不懂历史发展趋势，朝秦暮楚，倾轧反复，侥幸于一切之胜。他们在“说人主而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的人生最高目的指引下，“论作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④，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卑劣的实用主义和摇唇鼓舌的诡辩之技。论文认为，这是纵横家思想中的糟粕，不过它又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战国时代的必然产物。

三、论文强调《战国策》艺术上的主要成就应该在游说言辞这一方面。侧重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刻画只是现代编选者的眼光，纵横家游说言辞的艺术风格是明白朗畅、铺张扬厉和明晰通达。它们浓郁的文学色彩，鲜明的艺术风格，对当代和后世都有极大影响。

时代精神使纵横家和战国诸子濡染了好辩的色彩，而演说这一体裁形式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纵横家言论的独特风格。演说的基本要求是要在出口入耳之间，不但使听者立即得到准确的理解，而且能以其强烈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论说然否，掀动情感，达到预期的效果。纵横家的演说调动了多种艺术手段，自觉地为政论服务，铺张扬厉，变本恢奇，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其艺术风格也和他们所言勾心斗角之事，攻伐和战之计这一主要内容密切相关。战国时代激烈、频繁和大规模的战争强烈地震撼着整个社会，改变了人们的气质；而相倾相诈的社会风气也污染着人们的心灵，“同欲者相憎，同忧者相亲”，利合则交善，利尽则交疏，奇变相生，不厌机诈，这些都间接地折射在纵横家演说的艺术风格之中。

论文采取点面结合、举例剖析的方法说明纵横家自觉地运用艺术手段以增强论说的鼓动感染作用的思想和若干行之有效的手法至今仍可为我们所借鉴，其倾轧谲诳的品质和格调则应予以批判和扬弃。

《战国策》历来被儒家正统思想视为“浅陋不足道”的异端邪说，而前人评论其文章，又每每折服于“其说之工”，夸赞其文辞之胜。这是比较奇特而引人深思的现象，笔者希望唤起有兴趣者的深入研究。

注：

- ①见刘知几《史通·言语》
- ②见刘向《〈战国策〉书录》
- ③方苞《书〈史记·刺客列传〉后》
- ④曾巩《战国策曾子固序》

陈子昂研究

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韩理洲 指导教师 安旗教授

《陈子昂研究》共写了十个专题：

(一)生卒年考辨；(二)诗文编年补正；(三)生平和思想；(四)《感遇诗》析疑；(五)评《诗比兴笺》对《蓟丘览古》和《登幽州台歌》的歪曲；(六)论陈子昂的诗；(七)王勃陈子昂文学主张异同论；(八)振兴唐诗的主观因素；(九)《感遇诗》研究述评；(十)历代陈子昂评价述评。

另有《陈子昂研究资料选》，附后。

这里呈交的是：(一)、(二)、(三)。

现将这三篇内容摘要介绍如下：

生卒年考辨

本文对学术界流行的三种说法(656—698；656—695；661—702)，提出了质疑，重新探求了陈子昂的生卒年当为：658—699。

一、子昂非656年生，亦非698年卒

本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出版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多持此说（详见本文注②）。

笔者指出：《陈子昂集》卷六有《王府君墓志》、《陈公墓志》二文，子昂皆明署圣历二年（699）作。故子昂不当698年卒。

笔者又指出：《新唐书·本传》虽有了昂“享年四十三”之

说，然《别传》、《赵碑》均云子昂“终年四十二”。《别传》、《赵碑》之作者，一为陈之密友，一去子昂仅七十余载。故其言较宋人为确。

因卒年错，享年不确，故656非其生年。

二、子昂非695年卒

三十年代中期、五十年代末期有人持此说。

笔者指出：《别传》、《赵碑》、两《唐书·本传》、《通鉴》卷二百五、六均云：696年9月迄697年7月，子昂随军东征契丹。又，《羽牙文》、《崇海文》、《蓟丘览古》七诗、《荆州大崇福观记》，子昂皆分别署明作年在697至699年。故卒于695年之说，其误甚矣！

三、子昂非661年生，亦非702年卒

罗庸先生于三十年代中期著《陈子昂年谱》，据《赵碑》“年二十四，文明元年（684）进士”语，求得此生卒年。四十年代已有人响应，六十年代迄七十年代末，诸家无不依而从之。

笔者认为：此说有可疑者二，抵牾不合者五。

将《赵碑》之言，参验于《别传》、两《唐书》、《通鉴》、《唐才子传》、《登科记考》，其说乃属孤证。《罗谱》以孤证为据，此可疑者一也。

《赵碑》云，子昂文明初，年二十四，是其必生于661年。后复云，子昂享年四十二，卒于居父丧时。今考：子昂《陈公墓志》曰：父丧圣历二年（699）七月七日。据《旧唐书·张柬之传》、杜佑《通典》卷八十七载：其时丧制：“三年之丧，二十七月而葬。”由699年7月7日顺推二十七月，丧除在701年10月。即以701年10月逆推四十二年，则生年当为660。以此观之，《赵碑》前矛后盾。《罗谱》只操《赵碑》前矛，不顾其后盾，此可疑者二也。

子昂有《三月三日宴王明府山亭诗》一首，从《全唐诗》卷

七十二孙慎行所作序可知，其时在680年3月，地在东都洛阳。《罗谱》云子昂681年始出蜀，东入咸京。此与子昂行事抵牾不合者一也。

子昂《堂弟孜墓志铭》云：孜亡于693年，时三十五岁。今依《罗谱》子昂生于661年推算，693年子昂方三十三岁，少孜两岁，何以称孜为弟？“弟”“兄”颠倒，长幼乱齿。此抵牾不合者二也。

子昂《昭夷子碑》云，赵贞固卒于696年。赵卒后，宋之间写诗给予昂、卢藏用，以表伤悼。卢藏用有诗还答，其诗题曰：

“宋主簿鸣皋梦赵六，予未及报，而陈子云亡。”诗句曰：“鸣皋初梦赵，蜀国已悲陈”。又：《旧唐书·卢藏用传》称：子昂、贞固“二人并早卒”。据此可知，陈卒距赵卒未久。《罗谱》定702年为子昂卒年，距赵卒已隔六年之久，此抵牾不合者三也。

《别传》、《赵碑》、《新唐书·本传》写子昂卒时：或曰：“哀毁，杖不能起”；或曰：“尚庐墓侧”；或曰：“每哀恸，闻者为涕”。此皆可证子昂当卒于父卒不久。若依《罗谱》子昂卒于702年之说，其时子昂已服阙。杜佑《通典》曰：服阙“如其平常”。《罗谱》所云子昂卒期，与上述诸家所记卒时情状不符。此抵牾不合者四也。

笔者据唐人孙逖所撰《王公墓志》及《旧唐书·卢藏用传》、《唐会要》、《太平广记》卷三百二十八所引《御史台记》，对《别传》中所提及的卢藏用、陆余庆、王无竟三人称谓作了考查，考得《别传》作于700年下半年。《别传》乃记述陈子昂生平之作，其作写于700年末，《罗谱》云子昂卒于702年，与《别传》作年，与《别传》所云卢、陆、王三人称谓不符。此抵牾不合者五也。

总之，笔者以“可疑者二”论证了《罗谱》推算陈子昂生卒年时，所持论据之不可靠，以“抵牾不合者”一、四两则，揭露了《罗谱》与子昂生平行事之矛盾；以“抵牾不合者”二、三两

则，揭露了《罗谱》与子昂社会关系之矛盾；以“抵牾不合者五”揭露了《罗谱》与记述子昂生平资料的矛盾。可见，无论从纵的方面剖析，还是从横的方面考察，子昂皆不当生于661年，卒于702年。

四、子昂当生于658年，卒于699年

笔者此说之据是：

1、卢藏用在《别传》中说，他于圣历初（698），南游至蜀，曾与子昂“幽林清泉，醉歌弦咏”，但“余旋未几”，而“彼已亡”。是此，子昂之卒定距藏用698年南游不远。

2、《别传》云，因父丧，子昂“哀号柴毁，气息不逮”。因此，县令段简将其“数舆曳就吏”，害死狱中。由此可知子昂遇害，必与父卒为期颇近。又据杜佑《通典》“总论制度”考，子昂被“数舆曳就吏”害死，说明其遇害必在父葬虞祭不久。子昂《陈公墓志》云，其父葬于699年10月。故子昂之卒，必距699年10月很近。

3、从《旧唐书·宋之问传》、《新唐书·陆余庆传》、《唐会要》、《资治通鉴》考得卢藏用悼念陈子昂的诗：《宋主簿鸣皋梦赵六，予未及报，而陈子已亡，今追为此诗贻宋兼平昔游旧》必作于700年下半年。又，诗云：“新坟蔓宿草”。据《礼记·檀弓》孔颖达疏，宿草乃有一年陈根之草。“朋友哭为期，草根陈乃不哭”。由此可知子昂卒于卢藏用之诗写作一年前。即：699年10月至12月之间。

《别传》、《赵碑》均云，子昂享年四十二。由699年上推42，得其生年为658年。

诗文编年补正

《罗谱》问世后，本世纪四十年代中，岑仲勉在一篇文章中，作了一些补正。